

海洋喧哗天空蓝

2025年两会已经结束,海洋强国话题备受两会代表重视,政府工作报告提到海洋经济,引爆了国民对海洋的超级热情。

除去在海洋城市工作生活的人,普通人对海洋的认识,来自对海洋旅游的认识。我第一次看海是在北京工作后去秦皇岛市看海的。老龙头是著名的长城,从山峦延伸到海边,靠秦皇岛海边缘的文化遗址。站在高大结实的城墙上,看着前方蔚蓝的大海,这个感觉和身处长江和大湖上看到的感受完全不同。白色的浪花在脚下不停地喧哗,天空蓝色澄碧,大海也是蓝色的,海天一色,让人的身体仿佛被海水内外洗涤。远处天际线还有船舶的桅杆,空中荡漾着海鸥的叫声和飞翔的身影。海空巨大,人在微小处,思虑一刻不停地闪烁。

后来,我去过天津市、辽宁省大连市、福建厦门市、海南省海口市三亚市、浙江杭州市、广西防城港市,以及俄罗斯、加拿大、马来西亚的部分海洋城市,把脚伸进咸涩的海水,对海洋有了更进一步的感性补课认识。我认为,这样的认识还是非常重要的。当然,科学认识海洋,更不可或缺。

我国有过古典辉煌的海洋文化。《山海经》等文化书籍表明,远古时代我国曾经对于海洋有过特别高的认知。明朝时期,随着郑和大船队下西洋,我国的海洋技术水平处在那个时代的一个巅峰状态,引领着世界海洋文化。

当代大国发展离不开对海洋充分的利用。在党校课上,我曾经认真地学习了现代大国崛起的课程。英国、荷兰、葡萄牙、西班牙、美国、日本、俄罗斯等海洋国家先后崛起,都离不开对大海的高度重视和巨大投入。当一些海洋国家崛起之后,不是给世界带来和平与繁荣,而是采取掠夺的方式行使海洋霸权,这让人感到非常愤慨。某种意义上,所谓一部现代史,就是一部海洋霸凌史。我尤其想起近代中国曾受到海洋大国的欺凌,两次崛起都受到邻国无情打断,这也让我多年的激愤一直如鲠鲢在喉,不吐不快。

当然,冷静下来思考,我认为我们还是需要踏踏实实打牢海洋基础,发展自己的海洋经济,快速让自己从海洋大国成为海洋强国。

传统上,中国被称为大陆性国家,这不是一个准确的说法。我国的国土面积,除了常说的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之外,还有300万平方公里可管辖的海洋国土。因此,中国既是一个陆地大国,又是一个海洋大国。以前提到中国海洋资源情况,报刊总以海岸线长度作为重要数据进行排名。其实,海洋的面积是一个更重要的指标。从拥有海洋资源的绝对数量来看,我国海岸线长度为1.8万公里,居世界第四位;大陆架面积位居世界第五,200海里专属经济区面积为世界第十。毫无疑问,我国是一个世界上非常重要的海洋资源国家。

资源大国不必然是资源强国。要把资源大国变成资源强国,需要经过现代化的升级考验。

新中国成立以来,我国已经全面重视海洋资源管理工作。一方面,牢固树立了海洋大国思维,提升海洋在国民经济中的战略地位,全方位建立海洋管辖能力,维护自身的海洋权益。另一方面,重视海洋科技、海洋经济、生态建设。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和崛起,曾经带动了中国经济起飞;现在海上“丝绸之路”,联动江河湖海,打通陆地经济,有力带动中国经济发展;海南岛自由贸易区建设,提高了国际海洋贸易标准。东中西部地区海洋经济合作已经深度融合,海洋经济不断深化、向宽度、广度、深度发展,我国处在一线海洋强国的状态已经属于不争的事实。

著名作家梁衡曾经在福州看过大榕树下的老船厂遗址,他一下子触摸到百年前的中国海洋期待。他在《沈公榕,眺望大海150年》一文中写道,“历史竟是这样的浪漫。在祖国的西北大漠和东南沿海,各用两棵树来标志中国近代史的进程。左公柳见证了新疆的收复,沈公榕却见证了中国近代海军的诞生。”“沈葆桢带头栽下了第一棵榕树,然后挥笔写下一副对联,悬于船政衙门的大柱上。”这对联就是:以一簣为始基,自古天下无难事;致九泽之新法,于今中国有圣人。

说实在的,如今我国的海洋军事、海工科技、海洋经济、海洋文化、海洋生态建设水平远远超过了沈大人当年的期望值,但是作为全球海洋重要和平和发展力量,我国的海洋整体实力和水平还没有达到历史的最高峰。

我总隐隐感觉,美丽的中国海洋诚不辜负千百年来一直深度欣赏和保护它的民族。如今,我们禁捕重要海洋生物和禁采海底资源,还在海岸边种植红树林,控制入海江河的水质,让海洋有合理生息季节,不断得到标准越来越高的保护,我相信海洋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回报。同时,我们正在让海洋成为人类共同发展的“平地”,跨过这个和平海洋,人类将拥有更好的未来。



胡伟,原籍安徽,现为《生态文化》杂志、《中国林业》杂志主编,中国生态地学诗派创始人之一,中国生态诗歌倡导者。

◇信笔扬尘

刚入夏时我们回了趟老家。老宅子掩映在一片茂密的竹林,左边是枫岭山,山不高,绵长,宛如一条游龙盘亘一侧。山上密密麻麻长满了青柯树,兔子野猪和凤尾鸡自由地穿梭其间,天气晴好的日子,它们会下山到地里找食物然后去河里饮水,当然,兔子是不会忘乎所以地和野猪结伴下山的,倒是凤尾鸡毫不在意,总是高傲地盘旋在它们的头顶,扑棱了翅膀自由地飞翔。

宅子右边是凤化河,河水从远处的卢家岭和更远处的枫树苑逶迤而下,在两个小水库积蓄力量后翻越滚水坝一路高歌在桥头堡汇合。每到雨季,河水就会暴涨,恣意的河水挟裹着各色物件呼啸而过,把河岸里的树木冲得七零八落。大水过后,河道瞬间又恢复了温文尔雅的风姿,袅娜地俯卧在侧旁,和枫岭山窃窃私语,一幅恩爱缠绵的模样。

我们回去,不是要寻找老宅的物件,而是去种菜。



醒狮闹春 翁桂涛 摄

◇人间小景

放蜂人在大地上行走,追逐花开的方向,一路花海,蜜蜂飞满天。放蜂人走在城市之外,甚至与乡村也保持着距离。蜜蜂的习性亘古不变,他便也遵从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度,敏锐感知风里的花香,不必在意人世的变化。他行走在阡陌纵横处,出没在山麓林间,在青草的清芬和花朵的甜蜜里,他关心天气,关心花事。他是这群蜜蜂真正的王,是一只穿着衣服的巨大蜜蜂,就像牧羊犬一般。

紫云英开了,满野都是,放蜂人来了,摆下几个蜂箱,拉开箱门,蜜蜂就嗡嗡地飞出来,不需要热身,就嗡嗡地飞走,一点也不怕生。他就站在那里微笑地看着,花的紫光映得他有一些微烫了。他并不叮嘱他的蜜蜂,他相信他们,他在蜂场的北面,在宽敞的地方支起他颜色凋敝的帆布帐篷,拉开他的折叠床,拿出锅碗瓢盆,还有装着豆瓣酱的细高的瓶子。他下面条,或是煮饭,蒸一点咸肉,大碗盛着饭,蹲在门口,也不用坐,望着花开的田野,吃饭,想心思。

他像是来过多次了,似乎很熟悉,可又似乎有点陌生。土地是变的,人是变的,去年见过的老大爷,今年可能就睡到山上了。去年来看他摆弄蜂箱的孩子,今年可能就己经远走了。而他似乎没有变,他也没时间去想这些,有人跟他打招呼:“又来了?”他微笑:“又来了,呵呵。”“今年的蜂多些么?”“嗯,多些呢。”“下面要葱蒜自己揪,吃菜自己铲,都是地里长的。”那人瞅了一眼他的蜂箱,打着锄头走了。

有老人来拜访他。其实也不说多少话,背着手陪他看着飞舞的蜜蜂,甜腻的风里,还有一点微寒。他问起北方,问起更南的南方。放蜂人实在不够有趣,他说北方也是田地,只是水少些,

梦想的生活

王小冰

花了几天的时间把屋前屋后的灌木野草清除,又在集贸市场买了时令蔬菜的种子 我们兴致勃勃地开始播种。

茄子辣椒黄瓜西红柿,不种不知道,原来有讲究。比喻茄子有长条紫茄,有圆球白茄,风味口感不同。辣椒有辣的有不辣的,有做佐料的朝天吼,有凉拌或腌制的肉椒。西红柿有水果小西红柿,有做菜的大西红柿。于是,每个品种种一点。结果二百多平方米的空地种下了茄子、辣椒、黄瓜、西红柿、豇豆、苦瓜、南瓜、冬瓜、丝瓜、高粱、玉米、黄豆,还见缝插针种了十株无花果,四棵蓝莓,两棵葡萄。原本蒿草丛生的院子在短暂的空寂后,又挤满了各色植物,简直令人眼花缭乱。播种完了,紧随其后的是除草和浇水,这让我们不得不时常奔波在城市和乡村之间。有朋友说打除草剂吧,这样来回折腾够买多少菜了。我们便笑了:哥种的不是菜。朋友们也笑了。是啊,当吃饭已经不是问题

的时候,怎么吃又成了问题。

刚开荒的时候,村干部以为我们准备回来盖房子,有事没事总要蹿过河来看看,对我们的种菜说辞压根不信,我们只是笑笑,不多解释,直到菜地里纷纷长出菜来,老宅子依旧静默地伫立在风雨中,干部的心总算放进了肚子。

老宅子并不算老,是拆了真正的老宅子后,用旧砖旧瓦重新盖的,这也是那个时代农村特有的建房方案。时光流逝,我们这代人也快六十岁了,不过,这又有什么关系呢?记忆是年轻的,宛如流星,在一闪而过的瞬间已经彰显了曾经的过往。

老屋如此,人心亦如此。为了种菜,为了浇水,在淘宝上搜索水泵,淘宝推荐了省电水泵,买回来果然不负所托。结果浇水也成了一种乐趣,把充足电的水泵放到河里,按下开关,水瞬间就从水管里喷涌而出,那一丝丝的阴凉便弥漫在空中,经久不散。

这才是我梦想已久的生活。

向晚离

张爱国

午后,春光与春风纠缠着徜徉在江面上。几只翼展开阔的大鸟往来横掠,白色的羽翼粘满细密的金粉,轻轻一抖,金光漫天。

郑谷站在江岸上,也金粉满身。细风轻轻撩起他长衫的一角,或许有声响,但是他听不见。他的眼早已盖压了他的耳,只是那么定定地看向江面,向前看,向上看,直到视线消失在浩渺烟波中。

“郑兄,我们,还是回客栈吧。”齐云站立一旁,揉着刚刚从浩渺烟波里收回的眼睛。郑谷还是听不见。

“郑兄,费尽周折来一回,就这样回去……”齐云心有不甘,轻声一叹,“郑兄,听我一句吧,你即便回去,也丝毫不能改易局势,还置身于险地。”

郑谷这回是听到了,眼光却并未移动:“齐兄,北上的船,何时到达?”柳絮纷纷,附着在他凌乱的头发上,似乎仅仅这一个午后就让他白了头。

“烟花三月下扬州。”先贤的诗句撩拨了一代人的心,郑谷和齐云也不例外。这对好友,鸿雁传书十数年,还未有过晤面。这一次,他们谋划数月,费尽周折才来到扬州,本打算要在扬州悠游、畅饮、漫谈一个月,不料才两个时辰就要分别。

郑谷午前弃船登岸。齐云早他一天到,定下客栈后就焦急地等待在码头。二人见面,一番寒暄,手牵手走进一家酒馆,要酒要菜,边喝边聊,好不兴奋。郑谷来自长安,又在朝中任职,齐云向他打听时局。郑谷放下酒碗,一阵摇头,又笑道:“眼下尚好,尤其近月来,京边那些节度使老爷也消停许多,陛下当是无虞,大唐也当尚能支撑……”

“谁无虞? 谁能支撑? 你说皇上吗?”一个酒客大声打断郑谷,“又跑啦,皇上又跑啦!”

“这位客,可不敢胡言乱语!”郑谷正色道。“说你还是来自京城,是当真不知道咯!”酒客醉意熏熏,扶着桌子走过来,“皇上都跑了旬日有余啦。我估摸着,此时不到蜀地,也到了华州,也或凤翔? 哎呀呀,谁知道他这回会跑往何处?”

“左右都是一个跑,跑哪里还不是一个样?”又一个酒客接过话,满面通红,“想想太宗皇帝,那个神武,只撵得别人在空中。嘿! 轮到这子孙,怎的只有被别人撵的份呢。”突然有哭声起。郑谷看去,是第一个说话的酒客,伏在桌上,双手扑打桌面,哭声凄厉。

“哎哟,哭何? 这几十年来,皇上跑与不跑,大唐有与没有,有何不同? 可怜长安城的百姓、大唐的百姓哟。”第二个酒客说着,也抹起眼泪。

郑谷没有哭,推开酒碗,拉着齐云快步走出酒馆。

郑谷要立即回长安。齐云劝留。他不听,异常平静地说:“齐兄,我做大唐的官,受陛下的恩,吃穿百姓衣食,如今大唐有难,陛下蒙尘,百姓遭殃,我如何能逍遥自在于此三月扬州? 我回京去,即便无丝毫用处,即便身死乱贼之手,也是我职分所在,也不枉我此生所读之书。”郑谷大步走向码头。齐云劝他到客栈歇息一夜,明日再走。他也不听,恨不得有长风可驾,即刻到长安。

日近黄昏,夕阳红如血。风大起来,江涛动荡,只搅得江面上刀光剑影,血雨腥风一般。几叶扁舟颠簸摇晃,瑟瑟前行,看上去随时要覆没江底,永不能翻身再行。岸上,杨柳舞动,柳絮纷飞,有的落入江中,飘飘浮浮,瞬间不见;有的围着郑谷和齐云旋转,时而停到这个肩上,时而落在那个臂上,好像要将他们缠起来,再留下来。

“郑兄,北去之船尚有一个时辰,亭下坐会儿吧。”齐云拉着郑谷走向江边短亭,“郑兄既然决定回去,我也即刻离开,回去潇湘。”

“齐兄,好不容易来一回,你过些时日,看看扬州再走吧。”郑谷向齐云乞求。

“我回乡后,整理家事。这大唐,怕是再也……我得早做打算,早做安顿。”齐云用手指轻拂郑谷头上的柳絮,“郑兄,那些人,视人命如草芥,视朝官如仇敌。郑兄此去,万望万分保重,可为则为,不可为则万不可强为。”

“齐兄回乡也罢! 整理好家事,也为我留一方安身处。”亭下柳丝长,纠缠着他们,不拂不去,拂之更来。郑谷紧握齐云双手,眼睛红湿:“此去,我若还能走出长安,定当南下潇湘,追寻齐兄。届时,我要与齐兄悠游炊赋,秉烛夜谈,彻夜漫谈……”

晚风送来笛声,是离别曲吗? 笛声与柳丝相缠绕,瓣都瓣不开,更拂不去。郑谷连忙取出袖间纸笔,伏在亭椅上,写道:

扬子江头杨柳春,

杨花愁杀渡江人。

数声风笛离亭晚,

君向潇湘我向秦。

北上和西去的船同时靠岸,郑谷收笔,齐云收纸,二人来不及道别,向各自的船奔去。

